事實類苑/卷6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六十二　風俗雜誌（三）

下一卷▶

◆風俗雜誌（三）

汜水關有唐高祖太宗像

汜水關東北十餘里，即等慈寺，乃唐太宗擒竇建德時下營之地也。關之西峯曰昭武廟，有唐高祖、太宗塑像，共處一殿。高祖狀貌如五十許人，儀狀博碩，而不甚長，幅巾縷金，赭袍玉帶，躡t合瓜，西南嚮立蓮花上。太宗狀如十七八少年，風骨清瘦，衣淺黃縷金袍，玉帶，手捧冠，制度類遠遊，露首東北向，跣立蓮花上。詢諸士大夫，竟不知其儀制之由。廟乃會昌中所毀佛寺之殿也，至今不傾圮。倦遊雜錄。

二

孟州汜水縣有武牢關，城內有山數峯，一峯下有唐昭武廟。按李德祐會昌一品集載，昭武廟乃神堯太宗塑像，今殿內有二人立而以冠傳付之貌。或云失二帝塑像，而但存侍者故也。李學士家談。

象祠

道州永州之間，有地名鼻亭，窮崖絕徼，非人迹可歷。其下乃瀟水，無湍險，俗謂之麻灘，去兩州各二百餘里，岸有廟，即象祠也。孟子曰：“舜封象於有庳，所以富貴之也。”噫！既遠不可考知，其以今揆之，此地非遷，孰有肯居也？倦遊雜錄。

五丈河

京水自滎陽來至于汴。有陳承昭者，本江南節度使，將兵淮上，為世宗所擒，以為上將軍，習知水利。國初上言，可導京水入，踰汴東北注為河，通山東之漕，遂遣按行京東地。任下，遂調民穿渠，貫曹鄆入于黃河，以大木架汴流上，道京水以過，將引流，車駕臨觀。兩淮未合，聯木施芻草穩絮，塗茭泥，水即隨過，北流為河，其廣五丈，號五丈河。歲運京東諸州芻粟五十萬斛，商旅交湊，至今賴其利。楊文公談苑。

太常寺

太常寺，舊在興國坊，今三班院是也。景祐初，燕侍郎肅判寺廳事，畫寒林屏風，時稱絕筆。其後為判寺好事者竊取之。嘉祐八年，徙寺於福善坊，其地本開封府納稅所。英宗在藩邸，判宗正寺，築為廨舍，既成，而已立為皇子，遂為太常所請焉。李學士家談。

赫連城

延州故豐林縣城，赫連勃勃所築，至今謂之赫連城。緊密如石，斲之皆火出，其城不甚厚，但馬面極長且密。予親使人步之，馬面皆長四丈，相去六七丈，以其馬面密，則城不須太厚，人力亦難兼也。予曾親見攻城，若馬面長，則可反射城下攻者，兼密，則矢石相及，敵人至城下，則四面矢石臨之，須使敵人不能到城，乃為良法。今邊城雖厚，而馬面極短且疎，若敵人可到城下，則城雖厚，終為危道。其間更多到其角，謂之團敵，此尤無益，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，以覆護城脚，但使敵人備處多，則自不可存立，赫連之城，深可為法也。湘山野錄。

田

兩浙有葑田，蓋湖上茭葑相樛結，積久，厚至尺餘，潤沃可殖蔬種稻，或割而賣與人。有任浙中官，方視事，民訴失蔬圃，讀其狀甚駭，乃葑園為人所竊，以小舟撐引而去。

楊文公談苑。

開冰

國朝，開冰祭司寒，常以四月，蓋取豳詩“四之日，獻羔祭韭”，殊不知四之日，乃今之二月。秘書監李至上言，引典故請改正。太宗曰：“今四月，韭可以苫屋矣。何謂薦新？”詔從之。筆談。

仙

華岳張超谷，巖石下有僵尸，齒髮皆完。春時，遊人多以酒瀝口中，呼為臥仙，好事者作木榻以薦之。嘉祐中，有石方十餘丈，自上而下，正塞巖口，豈非仙者所蛻，山靈不欲人之褻慢？

二

平涼西有崆峒山，乃廣成子修道之所。山之絕壁有石穴，謂之皂鶴洞，鶴頂如丹，毛羽皆黑，日照之，金色粲然，故其下有金衣亭，歲不過一二出。今其地乃為僧徒所據，鶴或見，則僧必死亡，反初者。並倦遊雜錄。

燕王好坐木馬子

故觀察使劉從廣，燕王壻也。嘗語余，燕王好坐木馬子，坐則不下，或飢則便就其上飲食，往往乘興奏樂於前，酣飲終日，亦其性之異也。歸田錄。

鬼神

歐陽少師為河北都轉運，冬月，按部滄景間，宿於野亭。夜半，聞車旆兵馬之聲，幾旦不絕，問彼處人，云：“此海神移徙，五七年間一有之。”

劉溫叟不聽樂

先公嘗言，故御史中丞劉公溫叟敢，尚名節，遵守禮法，乃士林之龜鑑也。父名岳，平

生不聽絲竹之音。然亦好歡，遇賓朋款狎，輒舉板小謳。時有譏之者，劉答曰：“絲竹金石，陳之於懸，歸於一字，吾所不忍聞也。至於謳者，乃詠歌之聲，予何避哉？”然則禮不諱嫌名，二名不偏諱，劉不登嵩華之岳則可矣，而諱岳不聽樂，無乃過當乎？李學士家談。

孔■〈日為〉射虎

孔■〈日為〉，魯山處士■〈日攵〉之弟也，為順陽令，有虎來至城南，■〈日為〉帥吏卒往逐之，■〈日為〉最居其前。虎據地大吼，吏卒皆失弓槍偃仆，虎來搏，■〈日為〉有小吏執研趍當其前，虎銜以去。■〈日為〉取獵戶毒矢挺身逐之，左右諫不可，■〈日為〉曰：“彼代我死，何忍不殺之？”逐虎入山十餘里，竟射中虎，奪小吏而還，小吏亦不死。涑水紀聞。

老杜墳

杜甫終耒陽，藁葬之，至元和中，其孫始改葬於鞏縣，元微之為誌。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，有經耒陽子美墓詩，豈但為誌而不克遷，或已遷而故冢尚存耶？

列子廟

列子廟在鄭州圃田，其地有小城，廟貌甚古，相傳有唐李德裕、王起題名，而前輩留紀甚多。景祐中，王文惠公為章惠太后園陵使，還請葺之，於是舊迹都盡，今其牓陳文惠之筆。

綠髹器

綠髹器始於王冀公家，祥符天禧中，每為會，即盛陳之。然製自江南，頗質朴，慶曆後，浙中始造，盛行於時。

錢忠懿貢奉之物

忠懿錢尚父，自國初歸朝，其貢奉之物，著錄行於時。今大宴所施塗金銀花鳳狻猊壓舞茵、蠻人，及銀裝龍鳳鼓，皆其所進也。凡獻銀絹、綾錦、乳香、金器、玳瑁、寶器、

通天帶之外，其銀香、龍香、象、師子、鶴、鹿、孔雀，每隻千餘兩。又有香囊、酒甕諸什器，莫能悉數。祥符天聖，經火，多爇去。今太常有銀飾鼓十枚，尚存。

諸郡樓

唐成都府有散花樓，河中府有薰風樓、綠莎廳，揚州有賞心亭，鄭州有夕陽樓、有千岩樓，今皆易其名，或不復見。並李學士家談。

長沙三絕

長沙人常自吒吾州有三絕，天下不可及。貓兒頭笋，一枝重秤；黑潭取魚，一網踰千斤；巨艦漕米，一載萬石。倦遊雜錄。

唐白文公集

唐白文公自勒文集，成五十卷，後集二十卷，皆寫本，寄藏廬山東林寺，又藏龍門香山寺。高駢鎮淮南，寄語江南西廉使，取東林集而有之，香山寺經亂，亦不復存。其後履道宅為普明僧院，後唐明宗子秦王從榮又寫本寘院之經藏，今本是也。後人亦補東林所藏，皆篇目次第非真，與今吳蜀摹板無異。

李太師手抄書

先公嘗言，先伯太師仕後唐明宗朝，為著作佐郎、集賢殿直學士，精於史學。嘗手抄三史書，自撰三史要義一千首。其手抄三史書，屬兵火亂離，多亡失矣，今尚存十數卷。

二

吾顯德初任左拾遺，充集賢殿修撰，本院孔目官李延遇，年六十餘，即伯父太師直學士院時書吏也。亦衣朱紱來參謁，展賀既畢，又敍致奕世趨事之幸。吾聞其言，不覺感愴，且喜其知禮也。今集賢院有伯父太師親校後漢書一部尚在，青標白卷者是也。

李邯鄲虛宅待夏公

夏鄭公為宣徽使、忠武軍節度使，自河中府徙判蔡州，道經許昌，時李邯鄲為守，乃徙居他所，虛宅以待之，夏公以為知體。

孔目官王仁魯知三館故事

先公嘗言，吾周廣順初，丁先大師憂，服滿，再授校書郎。故相馮瀛王道為昭文館大學士，引為直館。本館孔目官王仁魯，唐昭宗朝，長安故吏也。年七十餘，衣朱紱執笏，率其屬來參，吾以新進，下位，不敢當其庭趨之禮，使人卻之，將以賓禮見。仁魯援引典故，且言中書令與兩畿簿尉雖名位不等，皆三館學士也。某等人吏，豈有不拜本館學士？吾聞其言，遽出見之。仁魯等立於庭，俟吾座，然後旅拜，重疊敍致，頗有風采。自是朔望，必詰旦至第舘中。故事，吾就仁魯而質焉。吾顯德初任左拾遺，充集賢殿修撰，本院孔目官李延遇，年六十餘，即伯父太師直學士院時書吏也。亦衣朱紱來參謁，展賀既畢，又敍致奕世趨事之幸。吾聞其言，不覺感愴，且喜其知禮也。並李學士家談。

大夫字

古者，大夫字便用疊畫寫之，以夫有大音故也。莊子及李斯嶧山碑如此。

磬籧

樂石有磬，今浮屠持銅鉢，亦名磬。世人不識樂石，而儒者往往不曉磬折義，故不識磬，不能知鉢。臼擣辛物作籧，南方善之，所謂金籧玉鱠者。古說籧臼曰受辛，是臼中受辛物擣之。今北土謂寒菹為籧，故不曉受辛義，恨所不見也。景文公雜記。

霓裳曲

王建霓裳詞云：“ 弟子歌中留一色，聽風聽水作霓裳。 ”霓裳曲，今教坊尚能作其聲，其舞則廢不傳矣。人間又有瀛府、獻仙音二曲，云此其遺聲也。霓裳曲，前世傳記論說頗詳，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也。白樂天有霓裳頗亦無風水之說，第記之，或有遺亡者爾。廬陵歸田錄。

喪禮

居喪之禮，近世滅裂。予嘗知辰州，居與蠻獠雜居，其俗，父母喪，不啗粱鹽酪飛走之肉，惟食藜實蕎豆魚菜而已，雖未合于古禮，而諸夏閭里之民不逮也。失禮則求諸野，信哉！

名諱

山藥，按本草本名署預，唐代宗名豫，故改下一字為藥，今英廟諱犯上一字，若卻取下一字呼薥藥，於理無害。

二

錢武肅王諱鏐，至今吳越間謂石榴為金櫻，劉家、留家為金家、田家，留住為駐住。又楊行密據江淮，至今民間猶謂蜜為蜂糖。滁人猶謂荇溪為菱溪，則俗語承諱久，未能頓易故也。並青箱雜記。

唐故事

京師風物繁富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，良辰美景，罕或宴遊之樂。其詩至有“賣花擔上看桃李，拍酒樓頭聽管絃”之句。西京應天禪院有神御殿，蓋在水北，去河南府十餘里。歲時，朝拜官吏常若晨興，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，酒三行，不交一言而退。故其詩曰：“正夢寐中行十里，不交言處喫三杯。”其語雖淺近，皆兩京之實事也。澠水燕談。

皂羅屏風

凡視五色，皆損目，惟黑色，於目無損。李氏有江南日，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，所以養目也。王丞相在政府，亦以皂羅糊屏風。

罨畫流蘇鍚銷

昔之:詩小說，多言罨畫流蘇者，詢之朋游，莫知其狀。予嘗知廣南恩州，恩有匠人求見，問其所能，曰：“某善鍚銷”，亦不曉其事，再詰之，則曰：“今京師所謂銀泥者是也。”又問更有何藝，曰：“亦能罨畫”，遽以小兒衣試之，乃今之生色也。又向在京師，常到州西，過一委巷，憩茶肆中，對街乃賃凶具之家，命其徒拆卸卻流蘇，乃是四角所

繫盤線繪繡之毬，五色，昔謂之同心，而下垂者。流蘇帳者，古人係帳之四隅以為飾耳。

嶺南嗜好

嶺南人好啖蛇，其名曰茅鱓，草蟲曰茅蝦，鼠曰家鹿，蝦蟇曰蛤蚧，皆常所食者。並倦遊雜記。

俚俗之語

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，與旂相近，緩急何以區別？小雅：“庭燎向晨，言觀其旂。”左傳：“龍尾伏辰，取虢之旂。”然則此旂，當為芹音耳。關中人言清濁之清，則不改清字，丹青之青，則為萋音。又以中為烝、虫為塵，不知旂本是芹音，亦周人語轉，如青之言萋也。五方語言若是者多，閩人以高為歌音，荊楚人以南為難，荊為斤。文士作歌詩亦多不悟者，真宗時，試清明象天賦，有閩人破題云：“天道如何？仰之深高”，考官亦閩人，遂以中選。又荊南舉人為雪詩，始用先字，其後又云“十二峯巒旋旋添”，以添為天也。向丞相敏中鎮長安，士人不敢賣蒸餅，云觸諱。

二

古詩云：“袖中有短書，欲寄雙飛鶱”，詩意以鶱春來秋去，似可寄書，故偶然耳。今人馴養家鴿通信，皆非虛言也。攜至外數千里，縱之輒能還家。蜀人以事至京師者，以鴿寄書，不旬日皆得達。及賈人舶舡浮海，亦以鴿通信。陸機使黃耳寄書，此殆不然，自洛至吳，更歷江淮，犬何能浮水，必從舟楫渡，犬豈能諭意涉人也？若此犬通神，不可測度，則不從言說耳。或者陸氏有奴，名黃耳，因此以為真狗也。

三

南方之人，謂水皆曰江，北方之人，謂水皆曰河，隨方言之便，而淮濟之名不顯。司馬遷作河渠書，并四瀆言之。子虛賦曰：“下屬江河”，事已相亂，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。

四

汾晉之間，尊者呼左右曰咄，左右必諾。而司空圖作休休記文用之。修唐書，學士劉義叟為予言，晉書“咄嗟而辦”，非是，宜言“咄諾而辦”。然“咄嗟”，前世文章多用，或自有義。

五

古今語無雅俗，唯世之罕道者似雅，如古以大為大音如舟拖之拖。則言大雅、大夫、大閱、大舉類，不及今人言大之為雅。古以車音居。為車昌遮反。漢已來乃言車居。俗間曰車昌遮反。今縉紳大夫語必曰車居。與俗人語則曰車昌遮反。則今語為雅。並景文公筆記。

六

京師食店賣酸餡者，皆大出牌，牓於通衢，俚俗昧於字法，轉酸從食，餡從酉。滑稽子謂人曰：“彼家所賣餕餡音俊。不知為何物也。”飲食四方異宜，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。至或傳者傳失其本。湯餅，唐人謂之不托，今俗謂之餺飥矣。束晳餅賦有“饅頭簿持，起溲牢九”之號，惟饅頭至今名存，而“起溲牢九”皆莫曉為何物。“簿持”，荀氏又謂之“簿夜”，亦莫知何物也。

李虞部說

天聖中，李虞部略出知榮州，予自京師從行以歸，至望喜驛，綱角滿前，才能通人過往。公顧而歎曰：“民之於財利，如魚之於水，水深則魚蕃滋遊嬉，各得其性，竭則相濡以濕，豈暇於遊嬉？財利饒裕，則民樂於為生，苟不足，則盜賊爭訟不可禁止，尚何責其孝弟為哉？蜀平，距今六七年，輦輸不絕，民間可見矣。”予嘗誦服斯言。自公之歎，又四十餘年，有預買紬絹、橫科絹帛筒鹽之類，不可具紀，則民間又可知也。初，蜀人無出身者，不得任鄉里官，公獻呂文靖公生辰詩，其卒章曰：“此身若得西歸去，猶勝開籠放雀兒。”公笑而甚憐之，未幾得榮州。並湘山野錄。

嬉遊

風俗，舊以二月二日為踏青節，都人士女絡繹游賞，緹幕歌酒，散在四郊。歷政郡守，慮有彊暴之虞，乃分遣戍兵於岡阜坡冢之上，立馬張旗卓望之。公曰：“慮有他虞，不

若聚之為樂。”乃於是日，自萬里橋，以錦繡器皿結綵舫十數隻，與郡僚屬官分乘之，妓樂數船，歌吹前導，命曰遊江。於是郡人士女駢集於八萬里間，縱觀如堵，抵寶曆寺橋，出醼于寺內。寺前堦一甕市，縱民交易，嬉遊樂飲，復倍於往年。薄暮方迴，公於馬上作歌，其略曰：“我身豈比狂遊輩？蜀地重來治凋瘵。見人非理則傷嗟，見人歡樂生慈愛。”